

我想对每个人讲述这个故事，不遗余力。

—— 奥普拉

THE TWELVE TRIBES OF HATTIE

十二族

[美] 阿亚娜·梅锡斯 著
郑紫燕 译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C14022869

I712.45
1992

THE TWELVE TRIBES OF HATTIE

十二族

[美] 阿亚娜·梅锡斯 著
郑紫燕 译



I 712.45
1992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北京·



北航

C171023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二族 / (美) 梅锡斯著; 郑紫燕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1

书名原文: The twelve tribes of Hattie

ISBN 978-7-5086-4297-0

I. ①十… II. ①梅…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250191 号

Copyright ©2012 by Ayana Mathis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限全世界除港澳台地区发行

十二族

著 者: [美] 阿亚娜·梅锡斯

译 者: 郑紫燕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 01-2013-6208

书 号: ISBN 978-7-5086-4297-0 / I · 459

定 价: 35.00 元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字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致我的母亲
以及我的祖母
我的祖父

《致我的母亲》

你们所有人来到我面前，然后说：“让我们派些人去为我们开辟道路，然后给我们带回来一条路线，让我们沿着这条路线，去到我们想要去的城市。”

这个计划于我而言似乎不错，于是我挑了你们十二人，每个族里一人。

——申命记 1:22-23

她小的时候
在家里撑开伞
她妈妈大叫
你会毁了我们！

可那已是
多年以前。

——丽塔·德芙《噩梦》

目 录

- 第一部分 新耶路撒冷 / 001
- 第二部分 “女人杀手” 佛洛依德 / 015
- 第三部分 奋兴布道会 / 043
- 第四部分 海蒂的出走 / 083
- 第五部分 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 121
- 第六部分 同样的恐惧 / 155
- 第七部分 西贡 / 181
- 第八部分 贝尔的报复 / 209
- 第九部分 女妖精的声音 / 247
- 第十部分 拯救莎拉 / 259

- 致 谢 / 277

第一部分 新耶路撒冷

1925

>>>

“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当海蒂说想给他们的双胞胎宝宝取这两个名字时，奥古斯特大呼：“你怎么能让咱们的孩子们叫这么离谱的名字呢！”

倘若海蒂的母亲还在，她也一定赞成奥古斯特的想法。她会海蒂起的名字太粗俗了，“又恶俗，又惹眼”，她会这么评价。可她毕竟已经不在，而海蒂想给他们起一个在佐治亚州没人叫过的名字。于是，她起了这两个充满希望，永远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名字。

这对双胞胎出生在六月，在海蒂与奥古斯特结婚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们在韦恩大街租了间房子——房子虽不大，但周围的环境还不错，而且用奥古斯特的话说，这只是暂时过渡用的。“等买了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海蒂这样说。“嗯，咱们一买到房子就搬走。”奥古斯特也同意。

六月末，知更鸟占满了韦恩大街的树顶和屋顶。住宅区里到处是鸟儿欢唱的声音。每天，双胞胎宝宝在鸟儿的欢唱中入睡，海蒂的心情也欢快无比，成日脸上挂着微笑。每天上午总会下雨，到了下午阳光便出来，把海蒂和奥古斯特的家照得明灿灿的，他们家门前不大的草地里，小草绿得清脆，像是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街道上邻居家的

女主人們早早就開始烤麵包了，到了中午，她們就會把麵包晾在窗台上，每每這時，整個街道上便處處散發着草莓麵包的香味。海蒂和她的兩個寶寶，他們三人在門廊的陰涼處打盹兒。海蒂想着到了明年的夏天，費拉德爾菲亞和朱比莉就能走了。他們會搖搖晃晃地沿着門廊邁步，像兩個可愛的小老头。

海蒂·謝潑德望着她襁褓中的兩個寶寶，他們七個月大了。他們坐起來呼吸會好一些，於是她給他們墊了個小枕頭，兩個孩子立刻安靜了。這個晚上過得很不好。肺炎是可以治愈的，雖然並不容易，但總歸要比腮腺炎、流感，或胸膜炎要好些，也總比患上虎疫或猩紅熱要好。海蒂坐在洗手間的地板上，身體靠在坐便器上，雙手抱着腿。水蒸氣模糊了窗戶，它們漸漸凝成水滴，沿着窗棂滑過白色的木框，順着下面的瓷磚縫隙流下。海蒂已經放了幾個小時的熱水了。奧古斯特今晚大半宿都要在地下室給熱水爐子添煤，他本不想離開海蒂和孩子去上班，可是……干一份活兒就有一份報酬，而且煤儲藏室裡人手也不夠。海蒂向他保證：過了今晚，孩子們就會好起來的。

前天醫生來過，他建議用蒸汽療法，然後開了一小劑吐根樹糖漿，並告誡他們不要用農村裡落后的土辦法，比如用滾燙的芥末膏療法，不過熱敷是可以的。他用一種清透油亮的液體把吐根樹糖漿稀釋後，交給海蒂，給她示範如何用手指頭壓住孩子的舌頭，好讓藥水直接流到喉嚨裡。奧古斯特付給醫生三美元，醫生一出門他便開始弄起了芥末膏。唉，肺炎。

小區裡不知何處有汽笛在哀嚎，聲音如此劇烈，想必是在他們家房子前了。海蒂吃力地站起身，將洗手間窗戶上的霧氣擦出一個圓。街上什麼也沒有，唯獨一排排白色的房子，還有人行道邊灰色的雪堆，以及將要凍死的幼樹苗，在它們方寸間的凍土裡各自掙扎。樓上

的窗户里，星星点点亮着灯光——街区里有些男人做着跟奥古斯特一样的工作，有的送牛奶或者送报纸。这里还住着学校的老师，还有许多其他的从业者，海蒂对他们便一无所知了。在整个费城，人们都顶着严寒，一大早起来到地下室添煤烧炉子。在这种艰苦的状态下，人们是比较团结的。

天边渐渐破晓，黎明来了。海蒂睁开双眼，她记起儿时的日出——那些景象总在牵动着她，随着她在费城居住的时间越久，对佐治亚州的记忆与想念便越发急切。少女时期的每个早晨，海蒂都是在清晨的工作号角声中醒来，那时天刚蒙蒙亮，号声响过田地、房屋，还有那群黑色的橡树。海蒂躺在床上看着一双双劳作的手从她的窗前掠过。通常动作迟缓的人们会在第一声号角响起后就会经过她的窗前：孕妇、病弱或残障人士、那些老得走不动的、那些背着娃娃的……号角声像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们前行，它严肃了整条街道，严肃了他们的脸。白色的田野正敞开胸怀等待着，采摘的人们霎时间像蚂蚱一样散布开来。

海蒂的两个宝宝微弱地朝她眨着眼睛，她分别挠挠他们的下巴，再过一会儿她该给他们换芥末膏了。浴缸里放着热水，蒸汽盈满了房间，她又添了一小把桉树叶。在佐治亚州，海蒂家前面的那片树林里就有一棵桉树，不过，这种树扛不住费城的冬天。

三天前，宝宝们的咳嗽加重了。海蒂在身上裹了一件大衣，就跑到彭妮水果店去问老板哪里能找到桉树。老板告诉她在几个街区以外的一栋房子里有。海蒂刚来德国城，在这横七竖八的街道里，不一会儿她就迷路了。当她最后找到那栋房子的时候，身上已冻得发紫了，她花了十五美分才从一个女人手里买来一袋桉树叶。而这，在佐治亚州不需要花一美分她就能够得到。“啊，你年纪还很小啊！”那个卖

桉树叶的女人说，“你多大了，丫头？”这么问让海蒂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答了她十七岁，为了让这女人不要把她当成从南方来的难民，她特意多说了些，她说她结婚了，老公正在上电工的培训课，他们刚刚搬到韦恩大街。“哦，挺不错的，亲爱的。你们家的人都在哪呢？”海蒂迅速眨眨眼睛，使劲吞了口口水，“佐治亚，太太。”

“你在北方这儿没亲人吗？”

“我姐姐在，太太。”她没有告诉这个女人，她母亲在一年前当海蒂怀着身孕的时候便去世了。海蒂的妹妹珍珠，觉得在北方顿时变成了孤儿和外地人，受不了母亲去世的打击，回到了佐治亚。她的姐姐玛丽恩也一同回去了，尽管那时候姐姐说过，等她生下孩子就立刻回来。然而，冬天都要过去了，海蒂不知道姐姐还会不会来。这个女人仔细地端详海蒂。“我跟你一起回去看看你的小可爱吧。”她说。海蒂谢过了她的好意，她是个天真的傻姑娘，她太过骄傲地否认了自己其实需要这个女人来看看孩子。她独自一人回了家，手里紧握着那袋桉树叶。

冬天的空气像火一样包围着她，将她所有的杂念烧得一干二净，她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把她的孩子们治好。她紧紧攥着这个棕色的纸皮袋，手指头冻僵了。她冲向韦恩大街上他们的家，头脑无比清醒。她感到自己能看进宝宝们身体里，穿过他们的肌肤、血肉，直直地进入他们的胸腔，看见他们那疲倦的肺。

海蒂将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挪得离浴缸更近一些。她新添的桉树叶有点多了——孩子们受不了这薄荷味儿的雾气，紧闭起双眼。朱比莉攥起小拳头，举起胳膊，仿佛是要擦擦流眼泪的眼睛，可是她太虚弱了，她的手臂又落了下来。海蒂跪下来，亲吻她的小拳头。她拿起女儿无力的手臂——轻得竟像小鸟的骨头——用朱比莉自己的手拭

去了她的眼泪，倘若她有力气，她一定是想这么做。

“看啊。”海蒂说，“看啊，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呢。”朱比莉仰头看着她的妈妈，笑了。又一次，海蒂抬起朱比莉的小手，给她擦去了眼里的泪。这孩子还以为是在玩躲猫猫呢，她微弱地笑起来，笑声柔软，又夹杂着痰，但好歹她是笑了。海蒂也笑起来，因为她的女儿如此勇敢，如此温厚——虽然病情已经很重，但她依旧如罂粟花一样阳光。她的一边脸颊上有个小酒窝，哥哥费拉德尔菲亚有两个。他们长得一点都不像。朱比莉的头发和奥古斯特的一样黑，而费拉德尔菲亚的则像海蒂的，像牛奶般无色，又夹杂着沙土一样的棕黄。

费拉德尔菲亚的呼吸很吃力，海蒂把他从摇篮里抱出来，让他坐在浴缸边上，这里的蒸汽最浓。他柔软地偎依在她的怀里，宛如一袋面粉。他的脑袋耷拉在脖子上，两只胳膊垂在两边。海蒂轻轻地摇醒他。自从前天晚上以后他便没再吃过东西了——那天晚上两个孩子都咳嗽得十分严重，他们把海蒂强喂下去的蔬菜肉汤都咳了出来。她用手指把儿子的眼皮拉开，他的眼球在眼眶里打转。海蒂不知道他这是昏厥了还是睡着了。假如他昏厥了，他可能就……他可能就……

她又掰了掰他的眼皮，这一次他睁眼了——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他努了一下嘴，就像她平时喂他豌豆泥，或是闻见他不爱闻的东西时那样。就是这么个爱大惊小怪的孩子。

这亮堂堂的浴室让人不知所措：雪白的浴缸，雪白的墙壁，雪白的瓷砖。费拉德尔菲亚又咳了，很长的一段呼气，令他小小的身体都在颤抖。海蒂从暖气片上取下一盒芥末膏，大把大把地涂在他的胸膛上。他身上的肋骨就像细枝一样在她的指尖游离，仿佛轻轻一碰，它们就会折断，纷纷掉入这胸腔之中。他曾经是那么健康，他们两个都是，当他们还没生病的时候。费拉德尔菲亚抬起头，又立刻低下去，他没有力气了。他的下巴扑通一声撞到海蒂的肩上，正如他学习抬头时那样。

海蒂在狭小的浴室里绕圈走着，一边拍打费拉德尔菲亚的背。每当喘息的时候，他的腿便绷紧，踢她的肚子；一旦能呼吸的时候，他便放松下来。浴室的地很滑，她嘴巴里哼唱着没有意义的字眼——嗒、嗒、嗒，当、当，嗒、嗒。她什么歌词都记不住。

水从窗户上、水龙头上滴下，滑落掉进电灯的开关里。整个浴室都在滴水，犹如暴风雨过后的佐治亚的树林。忽然什么东西嗡嗡响起来，墙里头发发出嘶嘶的声音，头顶上的灯熄灭了。浴室一片蔚蓝，雾气弥漫。我的天啊，海蒂想，又来这一套。她头靠在门柱边，闭上眼睛。她已经有三天没合过眼了，眼前突然显现出旧时的一幕：海蒂与母亲和姐妹们黎明时穿过树林。妈妈背着两个大旅行袋先走，三个姐妹跟在后头，背着毛毯裹成的大包小包。她们穿过破晓时分的雾气与灌木丛，向镇上走去，裙子不时被钩在枝头。她们像小偷一样在树林里潜行，为的是赶上去佐治亚州的那列早班火车。海蒂的父亲刚去世还不到两天，那帮白人便把他的姓名牌从铁匠铺里撤下，换上了他们的名字。“你们同情一下儿我们吧！”第一声号角从田间响起的时候，妈妈这样说。

费拉德尔菲亚的脚踢到海蒂肚子上的纽扣了，这才把她从思绪中拽回来，回到孩子所在的这间小浴室。她震惊，懊恼，注意力居然从他们身上离开了。这两个孩子都哭了起来。他们一同抽泣，一同颤抖。病魔的力量仿佛又大了些，一开始是一个孩子病情加重，接着另一个，然后，仿佛它在等待最坏的时刻到来，突然像一道闪电，晴天霹雳般就来了。“怜悯一下我们吧，主啊。怜悯一下吧。”

海蒂的宝宝们烧得厉害：他们的体温急剧升高，小腿蜷曲着，脸颊烫得如火辣辣的太阳。海蒂从药箱里取出吐根树糖浆，稀释了一些。他们咳得太严重，没法吞咽，药水从嘴角流了出来。海蒂给孩子们擦擦脸，又喂了些吐根树糖浆，一边给他们按摩喘息的胸膛。这一

系列的动作海蒂做得非常专业，她的手法迅速而到位，即便她在哭泣，在祈求。

看她的孩子们烧成了什么样啊！他们是多么渴望生存！每每想到这，海蒂就会觉得她的孩子们的精神如同雾气，脆弱又不可捉摸。她还只是个小女孩——只比她的孩子们在这世界上多待了十七年。海蒂把他们理解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她爱他们，因为他们是她的，因为他们对外界毫无抵抗之力，因为他们需要她。此刻，她看着宝宝们，她看见生命在他们的体内强大而有力量，死神是夺不去的。“要战斗。”海蒂鼓励他们，“像这样！”她说着，跟随他们的节奏一同呼气、吸气，告诉他们这是可以的。“像这样。”她又说了一遍。

海蒂盘腿坐在地上，朱比莉和费拉德尔菲亚一人一边坐在她的膝盖上。她不停地为他们拍打，好让痰吐出来。海蒂盘起腿形成的三角形空当里，宝宝们的小腿交织着坐在那里——他们的体力正在逐渐减退，他们就这样靠在海蒂的大腿上。假如她能活到一百岁，她也仍会清晰地记得，孩子们这样无力地靠在她身上。她父亲的身体在他的铁匠铺的角落里倒下，那两个镇上来的白人就这样从他的铺前走过，毫不羞耻地加快他们的脚步，藏起他们的手枪。海蒂看见了这一切，她不会忘记。

在佐治亚，传教士把北方称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所有这些从南方逃过来的人，他们的精神在北方城市凛冽悲惨的寒冬里，闪耀起希望的光。海蒂知道，她的孩子们会活下来的。尽管费拉德尔菲亚和朱比莉还很幼小，尽管他们还在痛苦地奋争，但他们的精神也已经开始发光了，这将是一个新的国度的开始。

在海蒂与母亲、姐妹穿过佐治亚树林到达火车站的32小时后，在她们在喧闹的黑人车厢里坐了32小时硬座以后，列车员的一声大

吼将浅睡中的海蒂惊醒：“布罗德大街站，费城到了！”海蒂吃力地爬下火车，她的裙边还粘着佐治亚的泥土呢。于她，费城之梦是圆满丰富的，犹如口中含着的一颗大理石，而她对它又是害怕的，犹如心中插着的一根针。海蒂和妈妈、珍珠、玛丽恩踏上月台的台阶走进了火车站出站的大厅。虽说有午时的太阳，但空气里仍显得湿润。屋顶是拱形的，鸽子在房檐上咕咕叫。海蒂那时只有15岁，瘦得跟手指头一样。她和妈妈姐妹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边上，她们四个等待着人群里忽然漏出个缝隙，好让她们穿到火车站那头的双扇门边去。海蒂走到人群里去了，妈妈大喊：“快回来！这么多人你会走丢的。你会走丢的！”海蒂慌张地向后张望，她原以为母亲就在后头跟着呢。人实在太多了，她无法再往回走，只好顺着拥挤的人潮一直前行。她到了双扇门的地方，被挤到外面一条长长的人行道上，这是沿着火车站建的一条路。

主大街上人来人往，海蒂从没在一个地方见到过这么多人。太阳高挂，空气里弥漫着汽车的废气，夹杂着刚铺的柏油路的味道，还有不知何处飘来的垃圾堆的腐臭味。车轮在石子路上轰隆而过，发动机在加速发动，报童在叫嚷着今天的头条。对面的街上，一个衣着邋遢的男人站在角落里大声唱着歌，他的手在身体两边，手掌朝上。海蒂很想捂住耳朵，将这个城市的声音拒之于外。还没看见这个城市，她便嗅出这里缺少了树木。费城的东西更大——这是事实——种类也更多，种类太多了，但在这喧嚣里，海蒂并没有看见一个多么有前景的土地。她觉得，这不过是个地域更广阔些的亚特兰大，她能够应付得来。然而尽管她声称适应这个城市，膝盖还是在她的裙底打架，汗水从她的背上滚落。她在外头站的这一小会儿，已经不下百人从她身边经过，但没有一个是她的母亲或姐妹。海蒂不停地扫视这些路人的脸庞，眼睛都疼了。

一辆手推车抓住了她的视线，海蒂从来没见过卖花的货车。一个白人坐在高脚凳上，卷着衣袖，他的帽子朝前戴着阻挡烈日。海蒂将她的书包放在人行道上，在裙子上擦着手心里的汗。一个黑人妇女走到卖花货车旁，她指了一束鲜花。白人站起来——他丝毫没有犹豫，他的身体也没有任何受到惊吓的扭动——他从桶里把花抽出来。在用纸包好以前，他还细心地把花茎上的水珠轻轻甩掉。黑人妇女递给他钱。他们的手洗过了吗？

当妇人接过找回的零钱要装进钱包时，她不小心打翻了三瓶花。花瓶、花束全从车上掉了下来，砸到人行道上。海蒂身体紧绷，等待着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爆发，等待着其他黑人们远离这个即将爆发的战场。她做好了准备捂住双眼，不忍看那个妇人，不忍看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任何残忍的场面。卖花的商贩弯下腰捡起地上杂乱的花朵，黑人妇女做着抱歉的手势，再次打开钱包，应是准备赔偿因她造成的损失。不出几分钟的时间，一切都已解决，那个女人沿着街道走了，鼻子浸在用纸包好的花束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海蒂定睛看了看人行道上的行人们：黑人们没有走在排水沟上，把路让出来给白人走，他们也没有小心翼翼地一直盯着自己的脚。四个黑人女孩子走过，她们如海蒂一样大，边走边谈笑风生。就是平日里女孩子之间的谈话，不时地咯咯笑，放松自如。在佐治亚的街上，只有白人女孩才会这样走路，这样讲话。她们一直走到街区后头，海蒂的目光跟随着她们的背影向前张望。最后，她的母亲和姐妹从火车站里出来了，站到她身边。“妈妈，”海蒂说，“我再也不回去了。再不。”

费拉德尔菲亚的身体向前倒下，他的额头摔在朱比莉的肩膀上，海蒂没来得及扶住他。他吸气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尖锐的带着湿气的哨